

## 策展人宁文对话艺术家张银亮 | 张银亮：螺旋航行（2023）

NW：宁文

AC：张银亮

NW：你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，那么给你印象比较深的建筑有哪些？

AC：建筑都有它自身的历史。我在不同的地方长大、学习和生活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建筑对我的视觉冲击力是最大的。出生在福建泉州，泉州的石塔、花岗岩石厝、红砖合院和祠堂令我印象最深。后来去到香港，那种几十层高的混凝土和玻璃大厦，带给我很大的视觉冲击；包括美国也是高楼大厦。再后来我去伦敦上大学，伦敦的很多建筑也是石块构成的，这让我想到故乡泉州、但和泉州的石头建筑很不一样。其实意大利对我的影响很大，比如罗马的建筑，它建筑的比例和体量非常有考究，特别气势磅礴。现在我生活在北京，胡同和四合院、尤其是北京的城乡结合部给我印象很深。

NW：从上大学时，你就已经确定把自然、人和建筑这三者作为绘画的主题。那么对于你来说这三者意味着什么？此外，为什么你会选择树木多次出现在画面中？

AC：建筑对我来说是静穆的装置。我认为建筑的艺术高度不低于任何一种艺术形式，建筑就是一座城市的符号，是不可缺少的；而城市里就是要有人：人造了城市，城市回馈人，就是这样一个循环。建筑是一个载体，绘画也是，是叠加了人类活动的载体。而树，一直是我绘画的主题之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觉得树很被动、又很主动。大自然中的树，自然生长；而城市中的树可以被修缮成很漂亮的园景，但树本身有很强的能力能自己长成一棵大树。树很奇怪，对于我来说它是很复杂的物体，比建筑更复杂。

蒙德里安他就只画一棵树的变形；而亚历克斯·卡茨也是，画了很多树。对于我来说树有不同的形状，我觉得它们在闪烁，在穿梭、交叠。树不只有正反面，是同时有很多面：无论树干、树枝都有三百六十个面；树在地面下是有连接的，可以靠树根来互相供养、互相传递信息；建筑是很表面的。人的情感是隐藏的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把隐藏的情感在画面中转化成色彩。

NW：在你的作品中，自然、人与建筑的关系是什么？

AC：建筑是无机的，没有生命的；树是有生命的建筑。人带着各种目的穿梭其中。在创作上，我一直在找寻一个点，能把人、建筑与自然这三者都联系起来。那就是以我作为一个出发点，以我自己的感知、情绪作为一个衡量标准去建立画面。

NW：你作品中出现的人大多只有外形、轮廓，而没有具体的容貌，为什么你会这样去处理？

AC：无论是人或物，我都不太想画得特别肖似，我所追求的不是外形上的。我不太在意一个人的外貌，而是一个人带来的感觉（也许是声音、走路的样子、做事的风格等）能让我记住这个人，人对我来说是很模糊的。虽然我的画中有人，但我想表达的是人的活动、人跟所

处的环境是分不开的，是互相影响的。很多时候你在这个环境中不自知——我觉得这也是城市现状以及现代生活的现象。

NW：你的绘画在表达什么？

AC：我的画里元素比较多，我其实是在调整各种关系，比如色彩的关系，空间的关系，具象与抽象的关系。我的画都是在画我的感受——但这种感受不是我私人的情感——外部世界就好像一个按钮，可以启发我、打开我的某个部分，而不是我去启动它。比如我去到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触动我，我就会把它画下来。这种感受很综合，同时带有疏离感，像一个局外人。

NW：最后，介绍一下你喜欢的艺术家吧。

AC：亚历克斯·卡茨的概括能力很强；他的素描很干净利落。